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新中國書局



恩格斯序一

——德文本一八八二年第一版序——

這本小書，是由一八七八年在萊柏錫格出版的我的著作「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反杜林論」）書中摘錄三章編成的。經我的朋友拉發格之請求，我摘錄這三篇給他譯成法文，並在其中加上若干解釋。經我校閱過的法文譯本，最初發表於「社會主義雜誌」，隨後印成單行本出版，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八八〇年巴黎出版）。我這本小冊子的波蘭文譯本，是根據於法文本的，在一八八二年出版於日內瓦黎明書局，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

拉發格的譯本，在通行法語的一些國家，尤其在法國，竟得到意外成功——這件事使我設想：若將這三章書以德文原文印成單行本出版，不是也有用的嗎！恰好在這個時候，祖里赫（Zürich）「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告訴我，目前德國正急迫需

要新的宣傳小冊子，並問我是否贊成將上述的三章書，彙印出版。我自然贊成「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的提議，並將我的稿子交給他們去出版。

可是這本小冊子本來不是爲着直接宣傳而寫成的。實際上純粹是科學的這種著作，能够適用於直接宣傳嗎？在形式和內容上，必須怎樣去修改呢？

說到形式方面，能够引起誤解的，祇是外國名詞之衆多，但拉薩爾(Lassall)在其演說和宣傳小冊子中，已經不限制外國名詞之使用，而且據我所知，人們並不特別的厭惡外國名詞。況且從那時以後，德國工人已經更熱心的並更經常的去讀報，因此也就更多認識了外國名詞。我祇限於刪除那些非絕對必要的外國名詞。但對於那些剩下的必要的外國名詞，則我不願附上解釋的譯名。這些必需的外國名詞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上公用的術語，這些術語如果可以譯成德文，那就成爲不必要的了。譯名祇能曲解這些術語的意義，不僅不能使人明白，而且反能使人糊塗。在此情形之下，口頭上的解釋，効力將更大些。

說到內容方面，則我敢肯定說：這對於德國工人並不是很難懂的。一般說來，祇有第三部分是難懂的，但對於這一部分，工人比『受教育的』資產者，易懂得

多，因為這一部分恰正說到工人的生活條件。我之所以加上許多解釋和補充，與其說是爲着工人，毋寧說是爲着『受教育的』讀者，例如議員愛甯(Ernst Einern)、樞密顧問徐伯爾(Heinrich Von Sybel)、特萊斯格(Heinrich Von Treitsche)等人，他們爲一種不可抑制的願望所驅迫，一定要屢次表明他們是一竅不通，因此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亦表示可驚的無知。如果堂·吉訶德與磨房風車決鬥，那麼，這是完全合乎他的名號與任命的，但對於珊丘邦沙(Sancho Panza)我們卻不許他這樣做。*

這一類讀者，看到我在這一本敘述社會主義發展的小書中，提到康德和拉伯拉斯的宇宙起源說，提到當代自然科學，達爾文學說，德國古典哲學，以及黑格爾等——多半也要驚奇的。但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祇能產生於德國，^{***}即產生於古典哲學還生動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的傳統之國家。唯物史觀及其對於當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鬥爭的特別應用，必須借助於辯證法，才能成立。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學校教師，將關於德國大哲學家及其所創立的辯證法之一切概念，都淹沒於那令人厭惡的折衷主義泥潭裏（他們做到如此程度，使我們

不得不引據當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正是存在於真實世界之中，那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引以爲榮的說：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爾。

* 堂·吉訶德，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所著的一部著名小說「堂·吉訶德」的主角。
堂·吉訶德代表不顧社會進化而沈迷於中世紀騎士制的蠢人，結果鬧出許多笑話，後來忽然發生一種遐想，和風車進行決鬥。冊丘邦沙是堂·吉訶德的僕人。

** 這裏所說的『於德國』，乃是筆誤，應該說『德國人中間』，因爲科學社會主義之產生，一方面固然必須有德國辯證法，但他方面，也必須有英法二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發展的條件。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落後條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比現在還更落後多——至多祇能產生畸形的社會主義（見「共產黨宣言」第三章「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祇有當時英法兩國所造成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經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達到真正的結果。從這觀點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非專門屬於德國的產物，而在不少的程度上，又是國際的產物。——恩格斯註

恩格斯序二

——德文本第四版序——

我曾經預言說，德國工人將完全能懂得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這個預言已經完全實現了。自從一八八二年三月本書第一版出版以來，已經銷行過三版，共有一萬本以上，而這還在施行鎮壓社會黨人的法律的時候，這更加證明，警察對於當代工人運動之壓迫，並沒有多大的效力。

自從第二版出版以來，這本小冊子又被譯成好幾國文字：意大利文（馬丁內底譯的）、俄文、丹麥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

這一次重版，經過某些微小的修正。有兩個地方還參入比較重要的補充：在第一篇論聖西門中，補充一段，因為原版中關於聖西門比關於傅立葉和歐文要說的少些；在第三篇之末，也補充一段，來說明近時有重大意義的一種新的生產的形式。

——
託辣斯。

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於倫敦

恩格斯序三

——英文本序——

這一本小書，本來是從一本更大的書中摘錄出來的。大約在一八七五年前後，柏林大學的副教授，杜林博士，突如其來的甚至大吹大擂的宣佈他皈依社會主義，並且帶來一種詳細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詳細製定的實際改造社會的計劃，以貢獻於德國人民面前。自然，他盡全力，向着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攻擊，他以憤怒的狂潮，向着馬克思衝射。

這件事的發生，正是處在德國社會黨中兩派——愛森納哈派和拉沙爾派——合併的時候，那時這兩派合併不僅增加力量，而且更重要的，還使我們能够運用共同力量去反對共同的敵人。社會黨在德國那時正在迅速的成爲一種力量。但要成爲一

* 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當一八九二年這一本書的英文譯本在倫敦和紐約同時出版時所寫的。

種力量，必須首先使這個新造成的黨的統一，不被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卻已公開的開始在他個人周圍集合了一個小派，以備作為未來分裂成另一黨的核心。因此，我們必須拾起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 不管願意不願意，將鬥爭進行到底。

事情雖然不是非常困難，但終歸是一件麻煩的事情。我們德國人，人人都知道，是具有非常繁重的深刻性的——說急進的深刻性，或說深刻的急進性，隨你那樣說都可以。當我們中每一人着手敘述他所認為是一種新理論的東西時，他以為一開始就必須將這個理論造成為包羅萬象的一個體系。他一定要證明出邏輯的初步原則在宇宙的根本規律之所以永久存在，祇是為要引到這個新發現的完成一切的理論上去；在這上面，杜林博士是達到了自己民族性之高點的。他的理性的、道德的、自然科學的和歷史的完全的「哲學體系」，他的完全的「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最後還有他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大書，在其形式及其內容上是一樣的笨重，這三路理論的大軍，調動來攻擊以前一切的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特別是攻擊馬克思——這真是企圖完成一個新的『科學的革命』——我所要對付的，

* 歐洲古代習俗，丟下手套，是挑戰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戰的表示。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說到一切，說到最複雜的許多題目：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說到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運動的永久性，說到我們的道德觀念的變易性；從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說到未來社會青年的教育。然而，我的敵人的學說體系上的繁複，卻也使我能在對於他的論爭中，發揮馬克思和我關於這許多繁複問題的見解而且能够採取以前所未有的更加聯貫的形式。這就是爲什麼我擔負起這一任務的原因；不然的話；這一任務便是無意義的了。

我的答覆，最初以連續文章的形式，登載於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普齊的「前進報」上，隨後彙集成一本書，標題爲「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此書第二版在一八八六年出版於祖里赫。

經我的朋友拉發格（現在是法國里爾省選到國會去的議員）之請求，我修改這本書中三篇而成這本小書，他將這一小書譯成法文，於一八八〇年出版，標題爲「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隨後由法文譯成波蘭文和西班牙文。一八八三年，我們德國朋友又以德國原文出版這本小冊子，自此以後，從德文原文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羅斯、丹麥、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種文字的譯本，連這個英文譯本

在內，這本小書已經譯成十種文字了。我未曾看見其他的社會主義著作，連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能像這一本小書經過那樣多種文字的翻譯。在德國這一本小書已重印四次，共銷二萬本。

這本小書附錄「馬克」*的用意，在把關於德國土地制的歷史及發展經過的一些基本知識，傳佈於德國社會黨之內。現在該黨聯合德國城市工人的工作，已快到成功時期，接下去的一步，就應當去爭取農業勞動者及農民。在這樣一個時候，這篇附錄之作，似乎更不可少。現在在英文譯本中，也一同翻譯出來，那是因為原始土地制度的形式及其衰亡之歷史，在一切條頓人種中都是一樣的，而關於這種歷史，英國人所知道比德國人尤其少。最近科瓦萊夫斯基曾有一種新的假定，說在「馬克」分配其耕地及草地於村社內各分子的制度發生以前，還有一個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耕地及草地由幾個族長制的大家族的村社分配，每個大家族常常數代同堂（南斯拉夫的沙德路卡尚有存者），共同耕種共同負責；後來，因為各村社人口漸增，共同負責的管理漸漸不方便起來，於是再發生分裂，而分配於小家庭。科瓦萊

* 這一附錄，因俄文本中未列入，故沒有譯出。

夫斯基的話也許是很對的，不過還得詳細考慮，所以我在這本書裏仍舊保持原文。並不就根據他的話加以修改。

這本小書，所用的經濟上的新名詞，其意義是完全與「資本論」英文本所用的一樣的。我們拿『商品生產』來表示一種經濟發展的階段，在這種階段上，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爲着滿足生產者的需要而且是爲着交換的目的，即物品的生產，是要成爲商品，而不是要成爲使用價值。這一階段，起於爲交換而進行生產的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這一階段，祇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纔達到自己發展的頂點，換一句話說，它之達到自己頂點，是在下列條件之下，即：佔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拿工資去僱用那些除自己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手段的人，並將生產品賣價減去生產成本以外所得的一切贏餘，都納入自己腰包裏頭。我們將中古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作三個時期：（一）以手工業爲主的時期——小的手工業師匠雇用爲數不多的傭工和學徒，每個工人製造整個物品；（二）手工工場時期——多量工人麤聚在一個較大的企業內工作，依據於分工之上去製造整個物品，因此，每個工人祇擔負一部分手續，物品須經歷一切工人的手續之後纔能製成；（三）現代工業時期

——機械力發動機器去製造生產品，工人的勞動，祇限於監督機械力量的動作並加以調劑。

我完全知道，* 這一本小書將不為英國讀者社會的頗大一部分人所歡迎。但我們大陸上的人，如果稍為顧忌英國的『尊嚴』（即英國的『庸人氣概』）的成見，那麼事情將會比現在更壞。這一本小書辯護我們所稱為『歷史的唯物論』（唯物史觀）的觀點，而唯物論這個名詞，是刺激極大多數英國讀者的耳朵的。『不可知論』^{***} 尙可望饒恕，至於『唯物論』則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然而，自十七世紀以來，近代唯物論的最初產生地，乃是英國。

『唯物論』乃是英國的產兒，英國的煩瑣學派司考脫（Duns Scott）已經自問：物質能否思想。

為要實現這個聖跡，他就求助於上帝的萬能，因此，強迫神學來宣傳唯物論。

* 這篇序自此以下直到結尾，恩格斯曾以「論歷史唯物論」的題目，單獨用德文發表於一八九二年的『新時代』雜誌上。

*** 『不可知論』者說：他們不知道是否真有我們感覺所反映的客觀世界，就是說，拒絕公開承認唯物論。對於資產階級學者，不可知論是半承認唯物論的一種形式。

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 唯名論是英國唯物論者的主要因素而且一般的是唯物論的最初表現。

英國唯物論之真正生父，乃是培根。他認為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而實驗的物理學，則是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部門。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及其種子論(homoiomeria)和德模克里特(Democrite)及其原子論(atom)是他所引證的權威。在他學說中，感官是完全可靠的；感官是一切知識的源泉。科學就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官所供給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就是理性的方法之主要條件。在物質固有的本質中，其最初的和主要的本質，就是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特別是衝動，生活力，興奮和——借用波姆(Jacob Bohme)的術語——痛苦。痛苦的最初形式，是那生動的它所固有的引起特殊個人區別的生存力。

^{*} 唯名論指中世紀哲學的一個趨向，認為一般的概念，祇是事物的名字，思想概念本身，沒有獨立的存在。與這相反的其他一個哲學趨向，則提出另一種意見，認為概念自身是真實的，所以這第二個趨向，是反映了唯心論的觀點。

在培根——唯物論的第一個創始者——的學說中，唯物論以幼稚的形式，包孕着全面發展的萌芽。物質處於感覺的和詩意的光輝之中而對人微笑。但培根的格言式的學說，卻仍充滿了神學的不徹底性。

唯物論往後發展下去，就變成爲片面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將培根的唯物論整理成爲系統。在霍布士學說中，感覺失去了它的光輝，而變成爲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覺。物理的運動變成了機械的或數學的運動；幾何學成爲主要的科學。唯物論變成了一種厭世論，爲着在自己範圍內克服厭世的和無肉體的精神，唯物論就應該消除自己的血肉而變成禁慾修道士。這樣，唯物論就表現爲一種理性的東西，可是因此它卻以毫不容情的徹底性，發揮了一切理性的結論。

霍布士從培根的觀點出發，這樣推論說：如果我們的感覺是人類一切知識的源泉，那麼我們的觀念、思想、概念、不過是物質世界多少脫去其感覺形式的陰影而已。科學祇能替這些陰影定立名字。我們能够應用同一名字於許多的陰影。名字也可以有名字。但這將是一種矛盾，如果：一方面肯定說，一切觀念導源於感覺世界；他方面又以爲一個字不止有一個字的意義，以爲除了我們觀念所反映的個別的

物體之外，還存在有總的物體。說有一個非實質的質體，就像說有一個無形體的形體一樣，同是不通的話。形體、存在、質體 (Substance)，祇是應用於同一的實在 (Beilite) 的不同名稱。我們不能將思想從那能思想的物質分別出來。物質就是一切變化的本體。『無限』這個字，如果不是指我們精神的能力能够計算事物至於無限的意思的話，那麼這字是沒有意義的。祇有物質能被感覺與被認識，那我們自然就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祇有我自己的存在是確定的。一切人的情慾乃是機械的運動，這種運動有其始點，也有其終點。衝動的對象是善。人與自然界服從同樣的規律。權力和自由是二而一的。

霍布士整理了培根的學說，但他並未更確切的證實培根的根本原則——即認為知識和觀念的起源是在於感覺世界的這個原則。洛克 (Locke) 在他的『人類理性起源的經驗中』纔證明這一原則。

如果霍布士消滅了培根的唯物論之自然神論的成見，那麼高林士 (Collins) 獨特華爾 (Dodwell) 高華德 (Cowards) 哈德烈 (David Aartley) 帕里斯德利 (Priestley) 等就剷除洛克的感覺論之最後的神學藩籬。無論如何，對於實際的唯物

論者，自然神論^{*}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便利方式而已。（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著「神聖家族」一八四五年佛蘭克福特出版，第二〇一頁至二〇四頁）

馬克思關於近代唯物論之英國的來源，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於這樣的承論他們祖先的功績的意見，覺得不喜歡，那我們祇有爲他們惋惜。培根、霍布士和洛克是光榮的法國唯物論者之生母，這是無可否認的；雖然法國十八世紀在陸上和海上，都被敗於英國人和德國人之手，可是法國的唯物論者，卻能使十八世紀成爲主要是法國的一個世紀，就是在結束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大革命很久以前，也還是如此；而我們在德國和英國正要將法蘭西大革命的結果移植於本國。

這是無可否認的。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當十九世紀中葉，到英國居住時，時常

^{*} 自然神論是一種哲學趨向，它敵視正式宗教及其教派，可是不完全脫離神的思想，而以神作爲一切東西的最初原因，作爲給與最初衝擊的一個力量，自然神論者，在英國憲法中國王的作用上，承認着神，他們以爲國王的作用，在被法律所限制，不經國會，國王是不能廢除法律的。同樣的，自然神論者的神，根據他們自己意見是樹立自然界的基礎的，可是這個神也受自然法則的限制，而不能自己任意胡爲，任意作出與這些法則相衝突的奇事，這樣自然神論，使人能在直接隱蔽的形式之下承認唯物論的結論——編輯部註